

汉语量度形容词的不对称 及其历时演变研究

石慧敏 著



学林出版社
www.xuelinpress.com

汉语量度形容词的不对称 及其历时演变研究

石慧敏 著

學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量度形容词的不对称及其历时演变研究 /

石慧敏著.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18. 6

ISBN 978-7-5486-1367-1

I. ①汉… II. ①石… III. ①汉语—形容词—研究

IV. ①H14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3149号

责任编辑 张予澍

封面设计 严克勤

汉语量度形容词的不对称及其历时演变研究

石慧敏 著

出版 学林出版社

(200235 上海钦州南路81号)

发行 上海人民出版社发行中心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印刷 启东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14.25

字数 28万

版次 2018年6月第1版

印次 2018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486-1367-1 / H · 106

定价 68.00元

本课题获得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资助
(项目编号: 13ZS088)

序

石慧敏的这本专著《汉语量度形容词的不对称及其历时演变研究》，是她主持的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重点项目“现代汉语量度形容词的句法语义属性及其不对称现象研究”（项目编号：13ZS088）的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延伸到历时平面的考察。

汉语“量度形容词”最初是由陆俭明先生提出的，他在1989年发表的论文《说量度形容词》（《语言教学与研究》第3期）集中说明并描写了这个形容词的次范畴类。按照他的界定，所谓“量度形容词”具有可量度性，可以与数量词语组合，并且往往成对出现。例如：

大/小 长/短 高/低(矮) 多/少 宽/窄 厚/薄 深/浅
粗/细 重/轻 远/近 快/慢 早/晚(迟) 贵/贱(便宜)

在笔者看来，此类形容词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具有可量度性，能标示客观事物的量化特征，比如“身高1米8”“矮10公分”，具有真值效应。另一方面具有一般性质形容词都有的相对性，比如生活中我们经常把身材较高的人叫作“高个子”，可他与姚明一比，又成了“矮个子”，这里“高”和“矮”都是相对的，表现的是模糊义。因此，陆俭明先生提出“量度形容词”这个次范畴类之后，得到了学界的认同，确实是个值得研究的领域。在该专著中，作者集中说明并描写了量度形容词在实际使用中凸显的一个现象，即成对的量度形容词在语义、语法、语用各个层面中表现出来的“不对称”特点。

新世纪以来，汉语研究出现了一些可喜的动向。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号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勇于创新，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并提出了“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基本理念。毫无疑问，这也成为汉语言研究的终极目标。沈家煊先生在第19次现代汉语语法学术研讨会（2016）的大会总结中指出，汉语研究应当对国外学者提供语言探索的启发性，而不仅仅是用来印证他们理论的适用性。为此，他借鉴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提出了汉语研究中坚持“吸收外来，不忘本来”的基本理念。沈家煊先生主张：汉语研究一方面要“吸收外来”，就是对国外好的东西，我们要继续学习与吸收，就像赵元任先生曾说的那样，“学到一个合格的程度”；另一方面要“不忘本来”，在学习与吸收外来研究成果的同时，要能够“跳出去”，结合汉语实际，立足汉语事实，提出具有汉语特点的创新观点。

这是值得汉语言研究者深思的基本理念。近一个世纪以来,汉语研究基本上是依据西方语言理论框架来展开的,确实有不少研究是“用来印证西方语言理论的适用性”。好在近些年来,立足汉语事实,发现汉语特点,构建具有汉语特点的汉语言学理论,已经成为汉语研究的新动向。在这个新理念的指导下,我们发现汉语的基本事实确实需要重新审视、揭示、解释,而这样做的一个前提是必须立足汉语事实,重新描写、梳理汉语的词法、句法特点和规律,凸显汉语语用常态的规约性。这个“基础工作”好比盖楼打地基,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不但工作量大,且会面临“吃力不讨好”的风险。事实上,不少学者正在尝试这样做,笔者觉得作者的这个课题研究对汉语量度形容词不对称现象及其历时演变的考察也属于此类尝试的一个实例。

该课题研究的理论背景借鉴了当代标记理论、结构隐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等比较适用于汉语的当代语言理论和方法,重在汉语事实的描写和解释。全书采用典型示例方式展开,包括三个方面的探索:(一)关于汉语量度形容词共时平面不对称现象的个案解析,选择最常用的量度形容词“大一小”“深一浅”“高一低(矮)”“远一近”“快一慢”“多一少”作为示例。(二)关于汉语量度形容词不对称现象历时演变的个案解析,选择最典型的“深一浅”“高一低”“多一少”作为示例。(三)关于汉语量度形容词对举两字组的整合度层级分布及其历时演变轨迹的个案解析,在第二部分探索的基础上,选择“深浅”“高低”“多少”作为示例。

纵观全书,由于作者采用的是示例方式的考察,所以就每一个个案的解析来看都挺不错,语料翔实,描写充分,脉络清楚,判断准确。比如对“深”的多义范畴的解析就很典型。许慎《说文解字》解说“深”是一条河流的名称:“水。出桂阳南平,西入营道。从水朮声。”“深水”古代也称“潇水”,今天潇水从源头到江华瑶族自治县的一段仍称为“深水”。但是据考证它并不是“深”的最早的意义,这可以从字形上加以判断。“深”是一个形声字,形旁是水,显然与水相关;声旁字“朮”兼表意,从小篆字形分析当与“探”(一只手拿着火把在洞中探索的会意构形)同源,即水探不到底叫“深”。因此清代朱骏声训:“其实不浅当为深之本训。”《诗·邶风·谷风》有“就其深矣,方之舟之”,用的就是“深”的本义。水深指从水面到水底的距离大,因此“深”的本意指“水域”,有两个语义原点:一是“纵向距离大”,二是“水量积聚多”。“深”的词义从这两个语义原点开始引申,成为一个典型的多义词。引申有两条路径:一条是“链式”引申路径,起点是“纵向距离大”,引申出如下义项:

- (1) 从上到下距离大。如:高山深谷 / 这条沟特别深。
- (2) 从外到里距离大。如:庭院深深 / 这个山洞好深。
- (3) 距离开始时间久。如:深更半夜 / 夜已经很深了。

(4) 表示程度。如：深信不疑 / 深深地爱上了她。

(5) 表示精到。如：深谋远虑 / 他考虑问题很深。

这些引申义跨越了不同的认知域,本义和义项(1)(2)都是空间域,义项(3)是时间域,义项(4)是程度域,义项(5)是思维域。这些不同认知域是通过“相似性”的隐喻认知方式连通的,表现为从具体到抽象的衍生。另一条是“辐射式”引申路径,起点是“水量积聚多”,引申出如下义项:

(1) 颜色过浓。如:深颜色的好看 / 这个料子的颜色太深了。

(2) 树木茂盛。如:城春草木深 / 禅房花木深。

(3) 感情笃厚。如:父子俩感情很深 / 我这些哥们交情很深的。

(4) 道理精微。如:这个道理太深了 / 这本书写得太深了。

这些引申义也跨越了不同的认知域,义项(1)是色彩域,义项(2)是植物域,义项(3)是情感域,义项(4)是知识域。通过核心要素“某类元素积聚量多”的隐喻机制,本义投射到了不同的认知域,由此建立连通,构成多义范畴。在此基础上,作者还对上述两条语义引申路径的认知基础进行了合理的解释,并以相同的方式展示了“浅”的语义引申,体现了两者的不对称,令人信服。

当然,也正因为作者采用的是示例方式的考察,所以不足之处也很明显。每个个案都很清楚、完整,但这些个案背后蕴含的共性规律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归纳、提炼。比如:量度形容词的不对称在语义、语法、语用各层面的表现有什么共性?从本义对称到多义不对称的演变动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我们会选择表积极义的词(如:高、大、长、远)来表达无标记用法?等等。

石慧敏带领她的科研团队在汉语量度形容词这个领域已经进行了多年的耕耘,笔者相信通过她们的进一步探索、考察,本课题的研究会更趋完善,更具理论和应用价值。

吴为善
2018年春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汉语量度形容词研究述评.....	1
第二节 课题研究的理论背景.....	12
第三节 存在问题及研究宗旨.....	18
第四节 考察对象及鉴定标准.....	19
第二章 汉语量度形容词不对称的个案解析(上).....	23
第一节 “大”“小”的不对称	23
第二节 “深”“浅”的不对称	32
第三节 “高”“低”的不对称	44
第三章 汉语量度形容词不对称的个案解析(下).....	59
第一节 “远”“近”的不对称	59
第二节 “快”“慢”的不对称	76
第三节 “多”“少”的不对称	89
第四章 汉语量度形容词历时演变的个案解析	107
第一节 “深”“浅”的语义演变	107
第二节 “高”“低”的语义演变	121
第三节 “多”“少”的语义演变	129

第五章 汉语量度形容词对举两字组的整合度与层级分布·····	138
第一节 对举两字组及其整合鉴别依据·····	138
第二节 对举两字组整合度及其区别性·····	149
第三节 对举两字组整合动因及其解释·····	159
第六章 汉语量度形容词对举两字组历时演变的个案分析·····	168
第一节 “深浅”的历时演变轨迹·····	168
第二节 “高低”的历时演变轨迹·····	179
第三节 “多少”历时演变轨迹·····	187
第七章 余论·····	197
第一节 汉语量度形容词不对称的演变动因·····	197
第二节 汉语量度形容词不对称的认知解释·····	202
参考文献·····	207
后记·····	216

第一章 绪 论

形容词按照短语组合功能可以分为“状态形容词”和“性质形容词”，具有反义聚合关系的量度形容词是性质形容词中较为封闭的一个次类，如：表长度的“长—短”、表宽度的“宽—窄”、表数量的“多—少”等。陆俭明先生(1989)最早关注到这个次范畴类，他认为量度形容词即为出现在“A+了+表示定量的数量词”这个表示偏离格式中的形容词。此类形容词“因音节的简约而具有分布的灵活性和组合的制约性；因义域的限定而具有语义的对应性；因指称义的缺失、描绘义的相对而具有语义的模糊性”。该文对量度形容词的研究具有极大的理论和应用价值。近年来，认知语法、新标记理论的兴起为量度形容词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的依据。

第一节 汉语量度形容词研究述评

历年来，前贤们对此类形容词的相关研究成果已有不少，既有共时平面的研究，也有历时角度的探索。对这些相关研究成果，我们主要概括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是从宏观上对量度形容词的性质数量、测定标准、句法分布等进行的研究，如陆俭明(1989)、李先耕(1992)、曹德和(1992)、段益民(1998)等。第二类是对与量度形容词相关的结构的研究，如邢福义(1965, 2012)等对数量形结构的研究；董晓敏(2006)，张菲菲、张黎(2009)等对名形结构的研究；陆俭明(1990)、李斌玉(1999)等关于“VA了”结构的研究；陈青松(2012)等关于形名黏合结构的研究。第三类是关于成对反义量度形容词不对称现象的共时和历时研究，其中很多是硕士学位论文，如宋晖(2004)、许光灿(2005)、赵聪(2006)、陈艳华(2007)、冯志峰(2008)、杨荣华(2008)、解妮妮(2009)、常晶晶(2010)、皮奕(2010)、于德辉(2012)等。第四类是关于成对反义聚合量度形容词复合词的研究，如段益民(1996)、占云芬(2009)、孙悠夏(2012)等。下面我们分别对其进行简要的述评。

一、量度形容词的属性研究

(一) 关于形容词的量度特征

陆俭明(1989)认为表示“量度”意义的、含有[+量度]语义特征的形容词为量度形容词。这类形容词基本都是单音节的、成对的，并且可以分为成对的两组，一组是往大里说的，一组是往小里说的。测定量度形容词的标准是看其能否出现

在“A+了+表示定量的数量词”格式中。

李先耕(1992)称“量度形容词”为“可量形容词”。他认为“长了三尺”这样格式中的“长”并非表示量度,而是“长”的程度可以用“三尺”这样的定量数量词来衡量。并在陆俭明举出的13对量度形容词的基础上,用量度形容词的测定标准“A+(了)+表示定量的数量词”把“冷—热、松—紧、干—湿”这样的形容词也归入可量形容词中,但是对表“偏离”义这个语义标准的使用不够严谨。

曹德和(1992)考察了14对量度形容词,并重点分析这些量度形容词和数量状语结合的情况。曹文认为,虽然量度形容词内部有不对称现象,但是往大里说的量度形容词,例如“快、晚(迟)、贵、多”,就不能出现在数量状语之后。这种关系的限定主要取决于数量状语后面的形容词能否表示有形可见的实体属性。

段益民(1998)从单音反义形容词(如“高一矮”)在“有字句”中的句法功能入手,探讨汉语句法格式对形容词的分布制约和语义支配。文章论述了单音反义形容词在某些位序中具有选择的偏离性,其一体现在单用形式和扩展形式的对立,其二体现在强态形容词和弱态形容词的对立。文章还论述了形容词的语义表征具有多元性,不同的句法制约使形容词具有称代义、描绘义和兼容义。文章中谈及的形容词大部分是量度形容词。

孙海丽(2000)分析了可计量形容词的分布情况,发现了其分布的不均衡性,并指出可计量形容词是指前面可加数量短语(物量短语)构成定中关系短语以表示人或者物的量和度的形容词,如:低了一米,短了二寸。然而区别开了像“两米多了,一米又少了”中的“多”和“少”不是可计量形容词,因为是主谓关系,而不是定中关系。孙文指出“宏量级包括微量级在内”,这与“高端量词包括低端量词”不谋而合。该文提出的概念与量度形容词相似,但是观察角度不同。

任永军(2000)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借助认知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现代汉语空间词语中的七组空间维度词语“大、小”“长、短”“宽、窄”“高、低”“厚、薄”“粗、细”“深、浅”进行了语义分析。通过对其实指义的分析,文章认为空间维度词语是一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统一整体,它们既有大致相同的共同的说明和表达的对象,又各有侧重,各有不同。通过对空间维度词语在目标域中隐喻义的分析,看到空间维度词语除了表示空间维度概念以外,还可以表示时间、声音、年龄、颜色、气味、智力、地位、学问、感情、品质、力量等抽象概念。特定的维度词语对特定的抽象概念的说明与其在始原域中的实指意义密切相关。

李东梅(2008)主要讨论了表示事物的长度(包括长短、高低、深浅、远近、粗细等)、面积、体积(包括容积)以及事物间距离的8对量度形容词,并将这8对形容词分成两类:一类是往大处说的,另一类是往小处说的。文章通过考察空间量度形容词所出现的句法格式来确定其特点。通过对这四个句法特点的考察,得出以下结论:1.所有的空间量度形容词都能进入表差额的比较句中,都能受“不”修饰。

2. 往小处说的空间量度形容词不能进入“数+量+形”和“名+形”这两种格式里;当“形+数+量”分析为主谓结构时,仍然不能进入该格式。3. 造成空间量度形容词在四种格式中的分布差异的原因之一,是汉语通常拿高端的量级词作为量的概称,而不用低端的量级词作为概称。

吴香(2008)借鉴美国语言哲学家泽诺·万德勒(Zeno Vendler)对英语形容词的分类,将现代汉语分成静态形容词、动态形容词和评价类形容词三大类,其中又把静态形容词进一步分为“自然属性形容词”和“量度形容词”;根据显现出的隐含动词的动作性程度,将动态形容词分为弱动态形容词和强动态形容词。文章涉及自然属性形容词与量度形容词的差异,并对量度形容词的模糊性、相对性以及不对称性进行了研究。

杨逸鸥(2008)采用功能句法和词汇语义理论的研究方法,对量度形容词中的次类——空间维度形容词——进行了句法和语义上的分析,探索句法与语义的双向影响,对比它们的义位组合能力,并列出较为详细的义位组合能力表。杨文试图建立空间维度形容词句法语义分析的框架模型,从语义上为汉语计算机分词系统提供依据和有用的语义信息。

以上涉及量度形容词分类、语义及句法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为我们对此类形容词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尤其是对共时平面的句法语义典型特征的提炼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打开了新的思路。

(二) 关于形容词的量性特征

张国宪(1993)将程度词分为微量、中量、高量和极量四个量级。根据可被四个量级所切分的程度将形容词分为全量幅形容词、半量幅形容词和量点形容词。张国宪(1996)指出了形容词有两种计量方式,分别是取数字为值的数值计量和以自然语言中其他词语为值的非数值计量;并根据考察认为汉语中只有“长、大、高、厚、粗、深、重、宽”等有限的几个积极形容词可以用数值计量,如“七十厘米高”等,而与之相对应的消极形容词“短、小、近、薄、细、浅、轻、窄”等都不能用数值计量。张文同时将程度词分为表客观量度程度词和表主观量度程度词。根据能否用表客观量程度词修饰的标准把形容词从语义平面上分为两种:不能用“稍微、比较、更、最”等表客观量程度词修饰的叫定量形容词;能够用表客观量的程度词修饰的非定量形容词。张国宪(2006)又指出性质形容词在程度量的阈域上表现出无界性,通常占据一个有较大伸展空间的量幅,性质形容词的典型性与量幅伸展空间存在着一种倚变关系,这种关系的语法表现是典型的性质形容词具有与微量、中量、高量和极量这四种不同量级的程度词组配的潜能,以表现其潜在的量上的可伸延性。可用程度词量幅法来鉴定,即: {最、很、比较、稍} + _____。

石毓智(2003)把数量特征首先分为三大类:量的大小、量的特征和量的属性。形容词可以根据其数量语义特征分为以下四种类型:量级序列型、极限型、百分比

型、正负值型。作者认为形容词中的非定量形容词和典型性质形容词属于量级序列类形容词。

李劲荣(2007)对汉语量范畴首先做了一个总体描述,然后从事实挖掘和理论提升两个方面对量范畴研究的各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在事实挖掘方面,李文认为量现象在语言单位的三个层面上都有所反映:词汇层面主要是数量、程度量、形量、名量、动量和情态量;语音层面主要有轻重音、长短音、变调和变韵;句子层面主要表现在说话人通过不同的句型或句式来表达主观意志这其中所包括的量的主观表述,如“连”字句。另一种特殊形式是重叠,重叠的重要作用就是调量。重叠表现在动词重叠、形容词重叠和量词重叠三方面。在理论提升方面,李文主要从量的定性、重叠的量性、主观量度思考和量范畴理论框架的建构上做了讨论。最后对量范畴研究提出了几点看法。

赵国军(2009)从主要论题、研究阶段和问题不足这三个方面对汉语量范畴做了综述。赵文在主要论题方面详细讨论了量的定义、量的性质、量的分类、表达手段、量与虚词、量的表达与句法、量的研究思路、量与肯定否定、量与主观性、量的界性、量与歧义、量与汉语特定语法形式和量度变化这十三个方面的研究情况,并对量的研究阶段做了划分,最后提出了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在关于量与歧义的综述中,涉及的“VA了”和“形容词+了+数量”等与形容词有关。作者对陆俭明(1989, 1990, 2001)这三篇文章的观点进行了综述,即“形容词+数量”结构可能因语法关系不同而造成歧义;表达某种结果的实现或预期结果的偏离的“VA了”(如“挖深了”)也可认为是量的不同。作者接着又总结了张国宪(2000)的观点,即“形容词+了+数量”中数量短语表非时量义时有歧义,或表全量(如“胖了四五斤”)或表差量(如“衣服大了一号”)。

二、量度形容词的结构研究

(一) 关于数量形结构

早在1965年,邢福义就在《中国语文》上探讨了量度形容词受数量结构修饰的现象,如“一丈多高、八公斤重、六七尺宽”等。文章从七个方面探讨了表物量的数量结构修饰形容词的现象,发现受数量结构修饰的形容词是用来形容事物度量的“高、远、长、厚、宽、深、重”等。有意思的是,跟“高、远、长”等相对的“矮、近、短”等,却不能加数量结构,例如“三尺矮、两里近、五寸短、一寸薄、三村窄、尺来浅、半两轻”都不能说。邢先生提出的问题就是我们目前还在探讨的量度形容词的不对称现象。

邢福义(2012)在论述“数量名结构+形容词”时指出,专用的度量衡单位往往是法定的,属于科学计算的范畴,都有特定的名目和明确的含义,如“室内面积有70平方米那么大,各间屋子全由地板铺地”“拿出四只铜制镀银的字,一方寸那

么大,是‘寿比南山’四字”。借用的起度量衡作用的名词,是人们在语言运用中利用某种事物来表述不太精确的估测性度量,属于模糊的俗用表述范畴,如“那时我的肚子有一头奶牛那么大”“眼前,又有一个马蹄那么大的蚂蚱团在膨胀”“每个石头都有拳头那么大,来势如炮弹出膛似的那么有力”。而法定的度量衡单位是有限的,借用来的起度量衡作用的单位是无限的,只要是可视的事物,都可以借来使用,灵活方便,随物应变,偏重于理解的方便,贴近群众生活,有其特定的生命力。邢先生这篇文章是在“谈‘数量结构+形容词’”(邢福义 1965)的基础上,对此类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二) 关于名形结构

董晓敏(2006)对“核桃大、水桶粗、桌子高”以及扩张形式“名片大小、核桃粗细”这样的偏正结构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认为能进入NA短语的形容词是封闭的类,限于含有[+量度]语义特征的量度形容词,而NA结构的N具有人们对它的熟知性、典型性、语用上的无指性。整个短语有单独回答问题以及充当定语、宾语、谓语中心语的句法功能。

张菲菲、张黎(2009)对“名词+量度形容词”这一结构进行了基于语料的分析研究,认为此结构中的量度形容词通常是表积极意义的,极少数情况是表消极意义的,有时二者对举。该文将“名词+量度形容词”主要划分为两种结构类型:第一,主谓结构。如“老李胳膊粗”,意为老李胳膊很粗;第二,偏正结构。如“巴掌大”意为“像巴掌那么大”。文章主要讨论该结构中的N作为状语来修饰后面的A的情况。将NA结构里的量度形容词A分为积极(如“大、粗、长、宽、高、厚、深”)和消极(如“小、细、短、窄、低、浅、薄”)两大类,通过对语料的搜集、整理,发现进入NA结构的A主要由积极形容词充当,极少数情况是消极形容词充当,有时候还可以两者成对出现,然而并未对例如“三米多、四两多”这样“数量短语+多”的结构进行考察。

(三) 关于述补结构

许多学者探讨了“VA了”结构,在研究中涉及的“A”包括量度形容词。陆俭明(1990)对“VA了”这一述补结构进行了细致的语义分析,指出“VA了”结构的语法意义主要有三种:(a)表示某种结构的实现,如“晾干了”;(b)某种预期结果的偏离,如“挖浅了”;(c)有时表示(a)的意义,有时表示(b)的意义,如“挖深了”。陆文指出“VA了”结构的深层构造层次是不同的。他的分析只集中在语义指向的说明。

李斌玉(1999)从时相、时体、语义量等角度对“VA了”结构进行考察,并对此结构中歧义现象的成因进行了探讨。

“VA了”有两种结构层次:

甲: V + A + 了 乙: V + A + 了

李文指出动作V的过程三要素:起点、终点、续段,由此又形成了无限结构、点结构和双限结构;分析了“VA了”的时相结构,现实句与非现实句中心理预设值实现与否,从时间与时间坐标的对应关系出发分析该结构出现歧义现象的原因。

刘莘(2010)分析了成分语义特征和语义关系对“VA了”结构的句法、语义制约,对“VA了”结构的语义中心A进行考察,指出陆俭明列举的表“预期偏离”的形容词有失偏颇,从该结构的外部特征证明“VA了”中“了”的重要性。刘文还提出了成分的语义特征和成分之间的语义关系决定了特殊短语的句法结构和意义,只能说是一种补充。

三、量度形容词的不对称研究

(一) 不对称现象的综合考察

文炼(1990)在《语言单位的对立与不对称》中对汉语里对立的形容词的两种情况进行了说明,并指出在问程度的时候,基本格式是“多+形容词?”但这一格式的使用是有限制的。双音节形容词前边加“多”构成感叹句,而不是疑问句。此处的“多”是副词性质的。

宋晖(2004)根据单音节形容词的搭配分布和在疑问句中的三种基本形式——“S+A+吗?”“S+A+不+A?”“S+多+A?”,对19组单音节反义形容词的功能分布做出考察。在分析单音节反义形容词的不对称现象时,宋文利用认知语言学中基体与侧面的关系和标记理论进行阐释,最后得出对认知假设的补充原则。宋文中提到的19组单音节反义形容词大多数是量度形容词。

陈艳华(2007)以对立程度最高的“大/小”为例,对包括“高/低”“高/矮”在内的11对反义词进行了词汇方面的研究,作者从有无标记项作为语素构词能力的不对称和有无标记项及其所构复合词语义不对称两方面来分析,得出系列结论:无标记项构词强于有标记项;“有/无标记项+X”的语义不对称与有/无标记项的语义不对称的表现是一致的。

(二) 不对称现象的个案考察

1. “多”和“少”的不对称

谢文庆(1988)指出“多”和“少”在表数量上和表示“偏离”的义项上构成反义关系。但是,表示“相差程度的大小”时就不能构成反义关系,如:他比我强多了一项*他比我强少了。在表示“零头”的义项上也是不对称的,如:我五十多岁了一项*我五十少岁了。

裘荣棠(1999)比较详细地列举了实际语言运用中“多”和“少”的不对称,并针对不对称现象进行了简要分析。裘文列出“多”和“少”不对称的12个现象,但只是对现象进行描写,并未详尽分析。

王建珍(2007)主要从语法方面对“多”和“少”的不对称进行了分析。王文

从词法、句法两个角度考察对称与不对称的分布情况,用新的标记理论进行详细描写,并且从语义、语用、认知的角度做出解释。

赵聪(2006)对“多/少”做状语和做定语时的不对称现象进行了分析与解释。赵文考察了“多/少”做状语和做定语时的修辞功能差异:多打听一下—少打听一下(状语);多的两筐苹果—少的两筐苹果(定语)。从语用和修辞入手则主要侧重的是结构外部,结构内部的阐明并未重视。

程龙飞(2014)对量度形容词“多”和“少”在构词、句法分布及句类构式等层面的不对称现象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描写,并借鉴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对此加以解释。

2. “大”和“小”的不对称

肖菲(2003)在分析“大”与“小”的语法功能的差异时,指出了九种“大”与“小”用法的不对称,其中包括“(动)+不+大+动/形”(如“不大爱说话”)、“大+动+特+动”(如“大吃特吃”)、“大+为+动/形”(如“大为改观”)、“大(小)+名+动/形”(如“大腹便便”)、“大(小)+动+名”(如“大展宏图”)等格式。

许光灿(2005)运用认知理论、标记理论和三个平面的理论,描写“大/小+NP”的对称性和不对称性,分别指出了分布的不对称和意义的不对称,也对不对称现象进行了宏观的解释和微观的解释。

孙宝民(2006)分析了现代汉语中动词的各个小类与“大”和“小”搭配的不对称情况,还分析了汉语中“大 V_1 大 V_2 ”(如“大吃大喝”)格式,“大 V 特 V ”(如“大吃特吃”)、“大有+名词”(限于双音节,如“大有问题”)和“小有+名词”(如“小有名气”)、“大为+动词(双音节,如“大为不满”)”、“不大+动词”(如“不大爱说话”)等特殊格式中“大”和“小”修饰动词的不对称。文章还从认知规律和标记理论角度解释了“大”和“小”修饰动词的不对称性产生的原因。文章对动词的再分类或许还有可以商榷的地方。

杨荣华(2008)从词汇、短语、句法三个层面对“大”和“小”的对称与不对称情况进行了描写。该文对于“大”和“小”表面存在的对称、不对称现象的描写较为细致,但未能深入地对不对称动因进行解释。

徐天龙(2013)分析了量度形容词“大”“小”的语义特征,并从基本义和隐喻义对其语义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得出其空间隐喻的途径;其次对“大”“小”的句法功能进行了多角度考察。在此基础上,徐文从语义、词语搭配能力、句法分布和语用等角度对量度形容词“大”“小”的不对称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并从语言系统内部和认知角度两方面对其不对称做出动因解释。

3. “高”和“低”的不对称

任永军(2001)利用认知语言学的词义分析理论和隐喻理论,对空间维度词“高、低(矮)”在空间域的具体含义及词义的形成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解释。任文

详细分析了空间维度词“高、低”的实指义的具体内容,并从语用的角度着重考察了影响“高、低”使用的心理变量。

于德辉(2012)在标记理论和认知语言学原理的基础上,从共时和历时相结合的角度出发,对“高”“低”这对反义词从词汇、语义和句法三个方面的不对称进行了描写,认为“高”“低”的不对称体现了“高”的无标记性和“低”的有标记性。

沈莹(2012)根据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理论,研究了空间形容词“高”的相关问题。沈文主要归纳了空间形容词的区别性语义特征及“高”的全部义项,并分析了“高”在各个非空间领域隐喻投射和转喻投射的动因及途径,最后根据区别性特征尝试找出“高”与“低”“矮”在语义、语用、词法句法等方面出现不对称现象的原因。

刘文慧(2014)考察了“高”“低”的句法语义属性,并对“高”“低”在构词层面、句法分布、常用格式及常用句式等方面的不对称现象进行了分析,同时探讨了二者不对称的原因。根据指称对象的不同,刘文对“低”“矮”在四个指称语域内的分布情况进行了考察,并讨论了造成“低”“矮”语域分布不对称的影响因素。

4. “深”和“浅”的不对称

郝玲(2006)以“深、浅”为例研究反义词词义上的不对称性,从词义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反义词词义引申的速度、构词能力、词语搭配方面的不对称性。

张婷(2014)对“深”“浅”这对反义词的语义、词汇和句法三个方面的不对称进行描写和分析,并从历时角度对“深”“浅”各个义项的产生及演变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石慧敏(2014)在前贤的研究基础上,着重从使用频率、语义、词语搭配能力、句法分布等各个层面细致地描写和分析“深”和“浅”的不对称现象,并力求从语义演变速度、句法以及认知、语用等角度对其动因做出较为合理的解释。

5. 其他量度形容词的不对称

冯志峰(2008)从共时和历时平面分别对“早”“晚”的不对称情况做了考察,然后从语用和语义角度对不对称现象进行解释,并用历时研究解释部分语用和语义无法解释的不对称现象。作者为我们研究反义词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解妮妮(2009)运用标记理论和认知语言学原理,从共时和历时角度对“厚”“薄”这对反义词在词汇、语义和句法三个方面的不对称进行描写和分析:首先,从义项、构词数量、构词方式、所构词及使用频率等角度描写了“厚”“薄”词汇层面的对称和不对称。其次,在描写“厚”“薄”各义项之间隐喻关系的同时,解释“厚”和“薄”义项不对称的原因,进而总结出“厚”“薄”在语义引申路径、语义引申时间、语义引申速度及语义色彩的对称和不对称性。最后,根据语料库的统计结果,以义项为纲,分析“厚₁”和“薄₁”跟名词、动词、数量短语搭配时的句法特点,总结其对称和不对称性表现;并分析“脸皮厚”跟“脸皮薄”等结构的句法表现及使用不对称的原因,分析“厚₂”和“薄₂”在句式1“NP₁+待/对+NP₂+厚/薄”和句